金石萃編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十六

渾王廟記

石横廣二尺四寸四分高一尺八寸五分二十行行十四字正書在宜川縣

尚書屯田員外郎馬唐民記

淮南節度推官知丹州宜川縣郭仲益書

自古忠義之士立功於一時其心未必皆欲求聞於後世然到于今有廟食而不絕者是蓋有德於後之人雖載在祀典而歲月磨滅猶恐其名之失傳尔丹州舊郡

卽唐　忠武渾王故封也廟直州之東財二里兩崖間
題之日聞王廟前守王丙口克嘗取本史新傳以載於
石今　左藏高侯守丹之明年春以謝雨至祠下顧視
徘徊且謂僚屬按新舊書王未嘗以聞封又聞非國名
特聞與渾聲近之誤不乃改榜爲渾王廟　高侯通古
今善辯論尤勇於爲義如王之稱不正者久矣一旦遂
正之使其力所可得而正者其決當如何
元豐二年三月初九日
左藏庫副使知丹州軍州事騎都尉高渙立石
廟在鳳翅山上在今縣之東南五里文云廟直丹州

之東二里在兩崖間者唐舊治也舊誤爲閆王廟以
閆渾聲近後左藏庫副使知丹州事高溪爲之改正
唐民撰文以紀其事關中金石記

按渾王卽渾瑊兩唐書有傳稱瑊本鐵勒九姓之
渾部也世爲皐蘭都督父釋之封寧朔郡王廣德
中與吐蕃戰瑊年十一善騎射事德宗屢立戰
功繇樓煩郡王徙咸寧咸寧者本丹州縣名唐置
周廢宋初復置太平興國初省入宜川碑故云丹
州舊郡卽唐忠武渾王故封也忠武乃瑊卒後所
加之謚尙非宋封唐爵祇郡王宋元豐三年八月

以禱雨有應乃即以謚爲封號特封爲忠武王有

牒見下碑

渾王廟牒

碑連額高七尺一寸八分廣四尺一寸三分共二十五行大字行三十二字小字行六十一字牒後有王碩題記額題勅封忠武王碑六字正書在宜川縣

中書門下牒

淮南節度推官知宜川縣事郭仲益書

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馬唐民題額

太常禮院奏准中書批送下丹州奏狀當州據宜川縣狀申照會近於今年二月中爲雨雪愆潤本州准都轉

運司牒准朝旨名山靈祠委長吏精虔祈禱尋　知州
左藏李州縣官吏親詣本州鳳翅山唐忠武渾王廟精
虔祈禱迎聖水赴州應期得雨潤深一赤苗稼並皆豐
足撿會渾王名瑊唐時封本州咸寧郡王其廟今土俗
呼爲渾王土地廟內有聖泉病者飲之亦多得痊愈今
來依准朝旨祈求又便獲時雨之應顯是祈禱靈驗撿
會熙寧七年赦書節文應天下祠廟祈禱靈驗未有爵
號者當以名聞內雖有爵號而褒崇未稱者亦仰聞奏
本州勘會渾王名瑊在唐朝常立大功遂封本州咸寧
郡王廟食至今不絕凡有所求悉皆應驗近以雨雪愆

潤本州於今年二月二十日承准都轉運司牒准朝旨訪尋管下名山靈祠委所在長吏躬親精虔祈禱州司尋帖宜川縣勘會據本縣狀申今州界有鳳翅山渾王廟神靈兼有聖水可以祈禱本州知州左藏庫副使高涣於當月二十三日躬親往詣精虔祈禱及迎聖水赴州至當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三月初一日初八日共四次降雨一赤民田高下普遍霑足百姓歡呼豐年有望兼勘會至和二年自冬至春不雨有知州內殿承制髙門祗候段歷禱於祠下尋獲嘉應為文祭饗刻石在廟前後公私祈禱並有神驗委是一州之內靈祠且朝廷

賞典必有功德被於民者然後行之況渾王瑊生有勳
勞已褒崇於敕號沒而英顯能福祐於州民今據宜川
縣狀備錄在前伏望朝廷特霈殊恩別加徽稱使其忠
義之魂不獨受榮於前世矣具狀奏聞候
勅旨狀前批送當院者當院看詳咸寧郡王廟圖經所
載祈禱有應緣自唐加封王號聖朝未曾褒崇合賜改
封王號伏候
勅旨
丹州咸寧郡王廟
牒奉

勑古之諸侯得祀其境內山川之神非使之徼福以利
乎己也葢神之德及民則思所以報之眷言靈祠奠彼
邦服比因旱暵嘉澤應祈有司請焉宜有昭答疏爵錫
號顯揚神休宜特封忠武王牒至准
勑故牒
元豐二年八月日牒
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蔡 假
禮部侍郎平章事王 押
工部侍郎平章事吴 押
元豐二年八月三十日

守宜川縣主簿馬安國
守司理叅軍寇臻
守司戶叅軍劉伯通
三班奉職監酒稅崔之平
右班殿直監酒稅賀宣
軍事推官權管勾通判公事王立賢
右班殿直管界巡檢張珏
左侍禁兵馬監押王安
前潞州上黨縣主簿指教方田朱定
左藏庫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撿校太子賓客兼御史

大夫知丹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平原縣開

國伯食邑九伯戶高渙立石

余熙寧中充本州都知兵馬使時太守高公渙葺茲

靈祠嚴乃神像命余督工於此因勒姓名于石至元

豐初余方以勞受祿遂踐仕途從神帥經略深入虜

庭討蕩比月保全而歸遄還負級建中內任瓊慶將

副擊彊擒虜累至戎境鹽宥州還愷告功亦累彼

聖澤豈不賴　明神　主祐乎今挈家躬祀屈指往事

已二紀餘矣傷時口徒不覺憮然乘與濡毫漫紀歲

月時崇寧改元九月十五日西作坊使差知德順軍

水洛城王碩魁之顯

碑側

側廣四寸五行字
數與碑小字同

中書劄子

丹州咸寧郡王廟已降

勅命特封忠武王

右奉

聖旨宜令丹州差官往彼精虔祭告及造牌額安掛所
有勅牒仰本廟收掌應有合行事件令太常禮院撿會
施行劄付丹州准此

元豐二年八月八日　押　押

按陝西通志稱渾瑊廟中有惠澤水歲旱禱于此此牒所載聖泉者是也牒後列銜三人署姓不署名曰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蔡者蔡確也蔡不署押而注假字殆在告也禮部侍郎平章事王者王珪也工部侍郎平章事吳者吳充也餘皆丹州屬官無可攷碑書一尺作一赤古通用字方田之法宋史食貨志載神宗患田賦不均熙寧五年修定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

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於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則此碑列銜內有朱定官潞州上黨縣主簿而以指教方田系銜即所謂縣委令佐分地計畝者也

龍井記

石高七尺六寸五分廣三尺五寸四分十八行行四十字或三十八三十七字不等行書在錢塘縣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唐十里吳赤烏中葛洪嘗鍊丹於此事見圖經其地當西湖之西淛江之北風篁嶺之上實深山中之泉也每歲旱請雨於它祠不獲則禱于此其禱輙應故相傳以爲有龍居之然泉者山之精氣所

發也西湖深靜空闊納光景而涵煙霏草木名花之所
附麗黿鼉魚鳥之所紆餘而成文陰晴之中各有異態
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之山多爲所誘而不克以爲
泉澥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一夜之間濤頭自海而上
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
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
爲所脅而不暇以爲泉惟此地蟠居而踞阻內無靡曼
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脅以虧疎其氣故嶺之
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夫畜之深者發之遠其
養也不苟則其施也有無窮龍井之德有至於是者則

其爲龍之託也亦奚疑哉元豐二年才大師自天竺謝講席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中之人有事於錢唐與游客之將至壽聖者皆取道於井旁師乃即其處爲亭又率其徒以浮圖環而咒之庶幾慰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有龍耳其名由此益大聞於時是歲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唐訪師於山中師杖策送余於風篁嶺指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浙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合陰陽之和推其緒餘以澤萬物雖古有道之士何以於此盍爲我記之余曰

唯唯

淮海秦觀爲　才大師撰　楚國米芾書

雲間董其昌爲方伯斗垣周公臨

此文見淮海集龍井有此碑乃米元章書今已不復存但有方圓庵記余倣米法以補之壬戌元正晦秉燭記　其昌

錢塘門人金嘉會摹勒上石

天水卄希賓嘗譏米老所書秦太虛龍井記石本字畫雄放但其文惜多缺處其子寬因錄全文於前以便讀者託吾友史明古求余題之尹君之意雖爲故物重然亦重乎米書而又不無不重乎太虛之文也

君如重其文則太虛又嘗有龍井題名記及東坡跋
語更錄以附於後則不獨全龍井之交且并龍井之
事全矣余方與明古約同游杭預期日月而龍井者
杭之勝處也至則嘗披記文所載次第登覽亦將爲
數語以續古人歸其爲君再書以附之匏翁家藏集
按此記米芾書者原碑已佚今所存者明董文敏
補書今取西湖志所載此記校之互異之處甚多
然恐各有訛誤不敢據志以改碑其小有增易之
字無關文義者不具論姑舉其大者如碑云實深
山中之泉也志云實深山亂石中之泉也碑云草

木名花之所附麗龜蟲魚鳥之所紆餘而成文志云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碑云以浮圖瑑而咒之志云以浮屠法瑑而咒之碑云含陰陽之和志云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碑云何以於此志云又何以加於此此數處似碑顯有脫誤而志較優也宋史本傳秦觀應舉爲親養始登第調定海主簿此記云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塘訪師於山中不言官定海又無從攷其親之因何在越然其過錢塘則當在是時也西湖遊覽志載其遊龍井寺記云元

豐三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然則撰此記郎在元豐三年矣米芾傳生平未嘗至杭西湖志名賢亦不列芾名其書此碑不知其何因姑存而不論

辨才有傳見咸淳臨安志云元淨本姓徐字無象於潛人十歲出家受業於慈雲年二十五賜紫衣及辨才號沈遘治杭命住上天竺增室為礎重樓傑閣冠於浙西居十七年有奪之者遂避於潛逾年復歸天竺趙抃贊之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留二年謝去老于南山龍井之

上精修行業元祐八年示寂壽八十一由元祐八年逆推至元豐二年是其退居龍井壽聖院得十五年壽聖院俗稱龍井寺西湖遊覽志云唐乾祐二年居民淩霄募緣建爲報國看經院宋熙寧中改壽聖院蘇子瞻書云元豐二年辨才禪師自天竺歸老于此咸淳臨安志龍井山川勝槩一時号錢而二蘇趙秦諸賢皆與辨才爲方外交名章大篇照映泉石蓋此記亦在內矣

閻使君祠記

石横廣二尺七寸高二尺一寸五分
十九行行十九字正書在宜川縣

□□使君祠□後記

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馬膺民記

淮南節度推官知丹州宜川縣事郭仲益書

□□□□□在三堡原唐高宗永徽辛亥　閻使□□
□□□地狹而峻遷於丹陽川之□昭宗景□□刺使
王公惜其德施於人而名晦不顯因訪□舊得使君故
塋於西嶺搆屋而祠之并刻其記□豐戊午令　太
守高侯下車謁其祠殆不忍視雖記石尚毀剝頼可辨
遂命復葺并修其墳列木以環之將續其記且曰舊文
殘缺不尓則無以見於後　高侯與守邊郡遇與人

講求利害事不啻若親任其責自到丹每顧覗城壁樓
櫓常謂未盡口口口何暇憑敝監司上其言　朝
廷口口自二月已起功役建言請按山城以備不虞議
亦垂下因思自永徽辛亥至今庚申實四百三十年中
間更幾守方無事時其相繼能遠慮者不知凡有幾因
記之并以告　使君
左藏庫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
大夫知丹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平原縣開
國伯食邑九百戶高渙立石
按閻使君碑泐其名唐書惟閻濟美新書附盧坦

傳舊書入良吏傳然係貞元時　非高宗永徽時

餘無有閻姓之在高宗時官宜川者陜西通志名

宦傳亦不載唐時閻姓之官鄜牧守令者碑云得

使君故塋于西嶺搆祭而祠之通志陵墓祠祀兩

門亦俱無攷高湙宋史又無傳惟碑云地狹而峻

遷於丹陽川之口丹陽川卽丹陽水亦卽丹水在

宜川縣西南水經注丹水出丹陽山東北逕丹陽

城東又東北合白水口又東入于河元和郡縣志

西魏置丹州因丹陽川爲名太平寰宇記蒲川水

自鄜川洛川縣流入丹陽川玩碑文語意似係遷

城于丹陽川口者然通志城池條下亦不詳志乘
缺略如此識以備攷

郭恕先神在二大字

石高七尺三寸餘廣四尺二寸五分下截左偏
有王臨題記三行行廿三廿四字草書在歷城

神在

興德城南泰山廟東廡壁上神在二字世傳郭恕先
之筆命意既異固非凡俗所能爲者因模刻石以存
不朽元豐三年四月望日尚書兵部郎中直昭文館
知單州事上柱國王臨題

石刻神在二字字徑二尺七寸筆畫轉折處皆間以

雙鈎黑線旁有王臨題字三行行書徑一寸山左金石志

按此碑在濟南府城內舜井前歷城縣志稱舜泉在舜祠東一名舜井即太平寰宇記所云舜井在縣東一百步舜所穿之井也今之濟南在宋元豐時爲齊州興德軍碑故云興德城南也王臨史附王廣淵傳廣淵大名成安人弟臨字大觀起進士治平中詔求武略用近臣薦自屯田員外郎換崇儀使知順安軍改河北沿邊安撫都監進安撫副使歷知涇鄜州廣信安肅軍召對還文階知齊州碑系銜尚書兵部郎中直昭文館史俱畧之

孫眞人祠記

碑高五尺八寸四分廣二尺九寸
三十七行行八十字正書在耀州

耀州華原縣五臺山孫眞人祠記

華原本京兆屬邑後建而爲列郡曰耀今其名矣然環耀多山水其城之東有水曰沮沮水之東二三里有山曰五臺其峯回環相望者有五因以名焉其間翹楚卓立最出諸峯至絕頂者有之廟曰崇福觀岩開者耆老傳之曰今之觀在昔孫眞人舊隱之地其後經五代之亂隱閟荒毀後人崇之流而爲老氏然登是山也或升或降或回或直或細而幾絕或平而復緩怪石崚嶒松檜

夾徑者山間之逕也及其盡也老木參天枯枝屈地門
庭蕭洒殿宇崢嶸以至就高而爲危閣依龕而爲洞房
下瞰城隅而影浸碧水者山之臺崇福也陰森院落清
楚庭蕪像貌聳秀精神溫粹左童侍而右虎伏者眞人
之新堂也其次北也循而行之或下則幽谷窈然而深
藏或上則山勢聳然而特立巉巖險阻逕幾不通其回
旋數曲有洞邃然洞幽而深人莫能測其宏廣也則如
宇之斯大者眞人舊隱之所也然舊隱之所去百有餘
步今尚存者殘碑壞碣或湮或滅不復究矣幸而近足
以取鄉里之詳傳遠足以有新舊二史之可驗參之以

考其所爲稽之以質其行事庶幾爲可紀焉故策唐史
云孫思邈京兆華原人始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通百
家說善言老子莊周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而異
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爾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
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
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歎
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
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
以居之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鄰等
師事之照鄰有惡疾不可爲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

荅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雪霜張爲虹蜺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臟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之所同也失則蒸生熱否生寒結爲瘤贅陷爲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燋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燋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鍼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照鄰曰人事奈何曰心爲之君君尚欽故欲小詩曰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静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方之謂也智欲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爲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已者

不制於彼愼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盡矣初魏徵等修齊梁周隋五家史屢咨所遺其傳最詳永淳中卒年百餘歲遺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屍就木有若空衣時人異之時東臺侍郎孫處約嘗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佺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尙未生及溥爲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注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又撰福祿論三卷攝生眞錄及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子行天授中爲鳳閣

侍郎此皆新舊二史之文也至於耆老之所傳道家之所紀所載尤詳云自開元中復隱於終南山與僧藏者鄰谷而棲一旦有老叟老嫗詣僧藏所隱之處倉皇求救曰某等昆明池龍也有胡僧者利龍宮寶貨乘以天旱就池祈雨誣罔國家以法欲涸其池一日池乾水涸其寶貨即爲胡僧所有某等當受譴於上帝願師憐之藏曰此事非吾所能爲也鄰谷孫處士有神僊變化之術可以禦焉汝速叩之龍如其言以其事白於先生荅曰此誠末事但歸無苦僧當自遁矣龍旣歸昆明之水復舊而胡僧竄伏而之乞明日忽有人攜仙方而至曰

此非人間之所有昨日慈救之恩而珠玉不足以為荅某不免冒禁以獻之所貴酬報之厚爾其後交遊往來莫非有道達理之士忽謂先生曰所著千金方濟物之功亦廣矣然以物命為藥害物亦多後功滿日必為尸解不得白日輕舉矣於是先生仍以草木之藥以代昆虫鳥獸之命作千金翼三十篇篇有神僊方論以行於世天寶初肅宗晏處別殿先生乘御雲鶴而降白於上曰臣於峨嵋山南峯修煉丹石所闕者武都山雄黃願少賜之以助爐鼎之用敕遣中使陳忠成賫雄黃就山以賜之使至山下求訪信宿皆莫知其所遂置雄黃

於盤石之上焚香宣詔俄而見形謂使者曰但留雄黄
當自取之石上有謝表請謄錄以奏主上視之果有朱
書錄僅畢字亦隨化不復見矣自是之後或隱或見人
莫能測咸通末山下居民有子幾十餘歲不飲酒不茹
葷父母憐其性善遂遣於白水院爲僧童子忽一日有
遊山者自云孫處士邀步周遊既而就床袖中出藥以
授童子命而煎之既至微飲餘者以賜小童童既飲之
便覺神爽須臾處士以歸小童亦乘空而去復視煎藥
之器已成金矣時人異之此皆自古及今鄉里耆艾衆
所共傳也夫眞人之道上通天地陰陽盈虛之理下達

萬物性命消息之微先機逆數知來藏往則有幾於神
或隱或見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六極之外則有達於
隱惟神也與道爲一而無方惟僊也與天地同久而無
死無方故其道莫能測無死故其神莫能滅故世以爲
神僊而後世之士無賢愚貴賤莫不聞其風而愛戴之
又況夫處性澹泊而不爲利役操心寂寞而不爲名累
者乎故今數百年之後高尚有道之士與夫大醫名藥
所以爭相塑繪以欽事之而尚未息也郡人万俟景其
先祖宗世不喜名利以修心養性爲務常慕至人好求
古迹因訪孫眞人故鄉乃至華原因以居焉故其後子

孫或以醫藥名聞於一時或以肆意不顯於當世至景之時蓋數世矣然尚不忘祖宗之業每遊眞人故宅觀其遺跡舊基慨然有感乃備私錢基搆堂宇塑繪像貌經之營之僅費十餘萬而規摹方備孜孜勉勉爲力勤矣時嘉祐己亥四月畢工景之弟祐亦紹祖風而得眞人方術秘錄及治心養性之術最爲多矣後二十三年忽一日訪瓛曰有道者非稱則不顯有德者非彰則不明眞人可謂有道德者也堂既修而嚴奉之誠則至矣然無文以紀之則不足以顯揚至道美德非所謂仰慕之至者也强瓛爲記瓛忝與其子完爲友故不獲已而

書之雖然道不可以言傳非言則無以見道德不可以
文顯非文則無以彰德至於一語默一行止豈加損哉
本諸二史之記質諸好事之傳始誌其實而已元豐四
年歳次辛酉四月初一日鄉貢進士王瓛記
元豐四年歳次辛酉六月一日渤海万俟祈立石
男進士完檢校寧實寔同立石
真人生于華原以碩德隱操顯于隋唐間其豐功厚
利拯濟羣生者于今六百年矣雖飛昇之久而一方
有雨暘之求則昭應也如嚮病者有藥餌之請則對
證而受賜其異跡顯狀焜耀後世若此故崇寧間賜

廟額曰靜應封為妙應眞人其後改為靜明觀而普天之下莫不景仰其高風焉故郡人万俟景之先人自他州而徙居眞人之鄉縣者已數世矣至景而自辦財力特為眞人修堂塑像以表其欽事之意其後景之弟曰祐乃求文於里人王先生以為記其言典實詳贍傳誦于鄉里者垂九十年然碑石狹小字畫纖細而祐之孫曰善深又恐歲月之久或致漫滅乃別礱巨石募善工以刊前記仍刻眞人之像於其碑首使來者瞻像讀文以起敬慕之心焉遂以前碑龜于眞人舊隱之洞新碑既成善深求余敘其本末其

淸信向善兼能不墜其先人之志如此有足嘉者豈
可不爲書之里人米孝思謹跋
大定九年歲次己丑七月乙卯朔初八日壬戌万俟
善深并弟衍重建
施碑座人進士宋九齡　同檢校人趙潤劉勉
進士易椿年王演　進士楊礪
畫像人杜穆
万俟善深男端并彥同捨己財立石
華原劉紹彭刊
文云華原本京兆屬邑後建爲別郡曰耀其城之東

有沮水水東二三里有山曰五臺爲孫眞人舊隱之地案今沮水在州城之西是城亦非華原舊累矣五臺山本名風孔山長安志云風孔山在華原縣東五里今山在城東猶二三里稽以道里以長安志爲是碑云在水東二三里者恐非也碑又云有昆明池龍胡僧利其寶貨取去求救于眞人眞人因得其方書此事出酉陽雜俎云胡僧利其腦非寶貨也續仙傳云千金方以救龍子得之與此說異今千金方書前有眞人自敘惟言集古方書知此說近誕用以博異聞焉可耳 闕中金石說

東坡集歸去來辭詩

石橫廣三尺六寸八分高三尺四寸五分作三截書每截十八行行七字八字不等行書在西安府

眉山軾書

子喜淵明歸去來辭因集字爲詩六首

命駕欲何向欣欣春木榮世人無往復鄉老自將迎雲內流泉遠風前飛鳥輕相攜就衡宇酌酒話交情

涉世恨形役告休成老夫且欣就歸路不復向迷途去去徑猶菊行行田欲蕪情親有還往清酒引觴壺

與世不相入膝琴聊盡歡風光歸笑傲雲物寄游觀言靜審無倦心懷良獨安東皋清有趣植杖日盤桓

雲岫不知遠巾車行復前僕夫尋老木童子引清泉觴
首獨傲世委心懷樂天農夫告春事扶老向良田
世事非吾事駕言鄉路尋向時迷有命今日悟無心亭
内菊歸酒牕前風入琴寓形知已老猶未倦登臨
富貴良非願鄉關歸去休攜琴已尋壑載酒復經丘翳
翳景將入涓涓泉欲流老農人未樂我獨與之遊

元豐四年九月廿二日

按東坡集歸去來辭五律詩今見於施注蘇詩在
續補遺卷中有十首此但刻六首與施注本互校
有不同者鄉老自將迎施作有逢迎去去徑猶菊

施作徑有菊注云一作猶清酒引觴壺施作引觴
壺膝琹聊盡歡施作聊自歡注云一作盡言語審
無倦施作言話委心懷樂天施作還樂天駕言鄉
路尋施作歸路尋老農人未樂施作農夫人不樂
互異如此竟不能定其孰是也東坡先生年譜元
豐四年辛酉先生在黄州其集歸去來辭詩年譜
不爲敘及施注本續補遺又不述此詩之所由來
此刻署云眉山軾書後署歲月而無刻石題識不
言立於何所据寰宇訪碑録云在陜西長安想有
据也書畫跋跋謂延祐乙卯彭澤縣摹刻後有題

跋六行是別一本又云王弇州司寇于文休承處見佳臨本此又是一本曇林快事謂書之以遺契順者弇州譏其以三錢鷄毛筆所書蒼潤軒跋謂契順間關萬里只求長公一書此亦別是一本後有跋云在淦謝縉正家後題彭鏞拜觀又鄒文𦸗金固同觀又云王汝玉刻石于潯陽又云此書極佳摹入晚香堂帖然則摹本不一而總無有言及長安本者姑詳識之以備攷

興教寺玉峯軒記

石高廣俱二尺一寸五分十八行行十八字隸書在西安府

京兆府萬年縣興教寺玉峯軒記

龍圖閣直學士呂公帥雍之明年出奉祠事道過樊川之興教寺　公命卽其□□以爲軒既而告成主僧晏靜請議而名之□以謂滈水之源冠于樊□□興教所據□□□俯大澤有闕分行以翼其前有林茂植以蔽其後南有大山巑岏巃出列若屏幛環□擁抱□於軒前其名曰玉案山樊川自韋曲□東□□兩岡至此則原隰平□山水秀麗有若下巖□而遊乎廣莫之野出巫峽而泛乎洞庭之淵襟宇翛然瞻顧無閡登之者足以騁懷於界外□目於太虛矣雖宇宙之大品類之衆

遺形反照有以寄一於無窮則□軒之意豈止於斯而
已哉至其夷曠□樂疎通明遠亦足以見　公之□焉
是軒之成不可以無記也□題之曰玉峯軒云前河南
府法曹叅軍權縣事陳正舉記

元豐四年十二月一日

□□閣直學士朝散郎充永興軍路馬步軍都總管
安撫使兼知軍府事呂大防

興教寺舊在樊川呂大防帥雍奉祠事而道經于此
卽其地爲軒題曰玉峯今記後署銜龍圖直學士朝
散郎充永興軍路馬步軍都總管安撫使兼知軍府

事載宋史本傳除龍圖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永興者爲詳然記言雍州而傳言秦州則記者以古雍域名之也金石跋授堂

溫泉雙皂筴行

石高二尺八分廣一尺八寸四分共十八行行十八字隸書在臨潼縣

衛尉寺丞知臨潼縣事陳叔度

緑葉森森迎曉日雙雙暗結秋霜實乾坤造化借風流陰靈滑稽爲誰匹一蔕雙葩心兩同風刀雨線神其功中官始奏獻奇異祥圖瑞牒揮毫鋒四海萬方只一株縈以周墻百丈餘從此宮娃共爭取攀援棘刺血羅襦

採得溫泉奉金輦雪瑩肥膚紅玉暖合歡堂前此物生

上皇却笑天機淺

皇祐中　吾先君作宰是邑政務清簡時多暇豫客

有至者相與登遊覽古終日忘返以至發於吟詠形

爲歌詩故見於家集者華清之作爲尤多元豐中西

師之役邑令以召命之涇原正舉承乏于斯於靈泉

觀梁棟間有故榜存焉觀之則　先君所爲雙皂莢

行也觀主郭居隆請鋟諸石以永其傳元豐五季秋

七月十有一日安化陳正舉記　道士梁宗道刊

按陝西通志華清宫四聖殿東有怪柏朝元閣南

有連理木而獨不及此雙旱筴此碑完善不泐一
字存之可以補通志之漏畧

謝鄉材饒盋寺題名

石高二尺六寸四分廣一尺九
寸七行行七字正書在朝邑縣

朝散大夫臨淄　謝鄉材仲適元豐癸亥被　詔自
歷下移守馮翊三月二十六日過饒盋寺題
住持賜紫智欽　立石　潸人焦元亨模刻

按謝卿材見續通鑑長編載元祐八年二月淮南
等路發運副使謝卿材知相州又欒城集有謝卿
材自陝漕徙河北轉運使告辭此皆卿材之歷官

也東坡詩集有謝運使仲適座上送王敏仲北使詩即卿材也舊注蘇詩皆缺今馮應榴注極詳矣亥爲元豐六年題云自歷下移守濟南又可知其元祐以前之官矣

方圓菴記

碑高五尺六寸五分廣三尺五寸七分十七行行四十八或四十九字行書在錢塘縣

杭州龍井山方圓庵記

天竺辨才法師以智者教傳四十年學者如歸四方風靡於是晦者明窒者通大小之機無不遂者不居其功不宿於名乃辭其交游去其弟子而求于寂寞之濱得

龍井之居以隱焉南山寺一往見之過龍泓登風篁嶺
引目周覽以索其居岌然羣峯密圍滔□□不敝翳四
顧若失莫知其鄉逡巡下危磴行深林得之于烟雲髣
髴之間遂造而揖之法師引予並席而坐相視而笑徐
曰子胡來予曰願有覲焉法師曰子固覲矣而又將奚
覲予笑曰然法師命予入由照閣經寂室指其庵而言
曰此吾佛亦如之使吾薙祝髮以圓其頂壞色以方其
袍乃欲其煩惱盡而理體圓定慧修而德相顯也蓋溺
於理而不達於事迷於事而不明於理者皆不可謂之
沙門以制亂樂爲衣裳至於舟車器械宮室之爲皆則

而象之故儒者冠圓冠以知天時履句屨以知地形蓋
蔽於天而不知人蔽於人而不知天者皆不可謂之眞
儒矣唯能通天地人者眞儒矣唯能理事一如向無異
觀者其眞沙門歟憶人之處乎覆載之內陶乎教化之
中具其形服其服用其器而於其居也特不然哉吾所
以爲是庵也然則吾直以是爲蘧廬尔若夫以法性之
圓事相之方而規矩一切則之所以休息乎此也窺其
制則圓蓋而方址予謁之曰夫釋子之後或爲方丈或
爲圓廬而是庵也胡爲而然哉法師曰子旣得之矣雖
然試爲子言之夫形而上者渾淪周徧非方非圓而能

成方圓者也形而下者或得於方或得於圓或兼斯二
者而不能無悖者也大至於天地近止乎一身無不然
故天得之則運而無積地得之則靜而無變是以天圓
而地方人位乎天地之間則首足具二者之形矣蓋宇
宙雖大不離其內秋毫雖小待之成躰故凡有貌象聲
色者無巨細無古今皆不能出於方圓之內也所以古
先哲王因之也雖然此遊方之內者也至於　諸法同
體而無自位萬物各得而不相知皆藏乎不深之度而
游乎无端之紀則是庵也爲無相之庵而吾亦將以無
所住而住焉當是時也子奚往而觀乎嗚呼理圓也語

方也吾嘗忘言與之以無所覩而觀之於是嗒然隱几
子出以法師之說授其門弟子使記焉
元豐癸亥四月九日慧日峯守一記不二作此文成
過予愛之因書　鹿門居士米元章
此米字之最有聲合作者乃以庵之增修好事者適
得米老舊搨以補亡而恰遇一顛倒裝潢者錯其先
後遂據之入石虎林遊人如織其有爲之是政者余
早得此本亦以爲裝家誤旋入杭摩娑石下依然誤
也因另搨一番爲之改裝則文從理順不致譌一公
爲傖胡顛士爲糊目矣欲再一正其石而匆匆北歸

當聆此恨因識于此_{此墨林}

按西湖志方圓菴在龍井延恩衍慶院_{即壽聖院}但載楊傑張雨二詩而不載此記惟碑碣門載此碑名云有萬歷丁酉仲夏知仁和縣事晉陵口口跋今此搨失去後跋攷杭州府志職官志仁和知縣胡澄武進人萬歷二十一年任當即其人

第一山字

碑高八尺五寸七分廣四尺五分行書在盩厔縣

米芾書

第一山

終南山古樓觀道祖說經臺五

此刻在盱眙縣中南樓觀石乃摹刻耳縱逸飛動殊有一夫當關之勢石墨鐫華

第一山芾行書字方六七寸奇偉秀麗在盱眙縣此其摹刻者也考槃餘事

李伯時陽關歸去來圖并淨休居士詩

石横畫二圖統高三尺八寸五分廣二尺三寸兩截下截皆圖上截一寫陽關圖詩四十八行行八字一寫歸去來辭後半已缺僅存二十二行行七字正書

李伯時畫陽關圖

京兆安汾叟赴辟臨洮幕府南舒李伯時自畫陽關

圖并詩以送行浮休居士爲繼其後

古人送行贈以言李君送人兼以畫自寫陽關万里情

夲送安西從辟者澄心古紙白如銀筆墨輕清意瀟洒

短亭離筵列歌舞亭下諠譊簇車馬溪邊一叟静垂綸

橋畔俄逢兩負薪掣臂蒼鷹隨猘犬聳耳駏驉扶雙輪

長安陌上多豪俠正值春風三二月分明朝雨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主人舉杯苦勸客道是西征無故人

慇懃一曲歌未闋歌者背面沾羅巾酒闌童僕各辭親

結束鞶縢意氣振稚子牽衣老人哭道上行客皆酸辛

唯有溪邊釣魚叟寂寂投竿如不聞李君此畫何容易

畫出源樵有深意爲道世間離別人若箇不因名與利
紅蓮幕府盡奇才家近南山紫翠堆短赫朱門當巷陌
潺湲流水遶亭臺當軒怪石人稀見夾道長松手自栽
靜鎖園林默對語僚穿堂戶燕鶯同試問主翁在何所
近向安西幕府開歌舞教成頭已白功名未立老相催
西山東國不我與造父王良安在哉巳卜買田箕嶺下
更看築室瀨洄隈憑君傳語王摩詰畫箇陶潛歸去來
陶淵明歸去來辭文不錄

按此詩不著作者姓名宋史張舜民傳舜民字芸
叟自號浮休居士則詩爲張舜民作也舜民中進

士第哲宗初以司馬光薦爲館閣校勘則哲宗以

前未入仕也此詩題稱京兆安汾叟赴辟臨洮幕

府南舒李伯時自畫陽關圖并詩以送行浮休居

士爲繼其後安汾叟不知其人臨洮幕府者据宋

詩紀事戴舜民詩有西征回途中二絶後引東坡

題跋舜民通練西事從高遵裕西征回途中作二

絶句云云宋神宗本紀高遵裕爲環慶經畧使在

元豐四年時舜民當在其幕府五年正月遵裕被

貶爲郢州團練副使舜民因從之而回則此詩當

作於幕府將回時矣遵裕傳初知通遠軍其時安

撫使王韶復洮隴取河州所謂臨洮幕府或即王韶而安汾叟與伯時芸叟同在高幕赴辟將行因有此畫與詩也玩畫陽關圖命意及舜民詩與書歸去來辭似送者皆有不得意之象則遵裕被貶而回也宋詩紀事載此詩采聲畫集非據此碑今彼此互校惟二字不同亭下讀說簇車馬紀事作亭亭慇懃一曲歌未闋紀事作歌者闋似石刻較勝伯時作畫并詩今伯時之詩無從考矣碑無年月及刻石姓名考作詩約在元豐五年因附之

韓魏公祠堂記

碑高一丈四寸五分廣四尺九寸二十行行四十八字正書在安陽縣

北京韓魏公祠堂記

沒而祠之禮也由漢以來牧守有惠政於民者民或爲之生祠雖非先王之制皆發於人心之去思亦不可廢也然年時浸遠人寖忘之惟唐狄梁公爲魏州刺史屬契丹寇河北梁公省徹戰守之備撫綏彫弊之民民安而虜自退魏人祠之至今血食熙寧初河北水溢地大震官寺民居蕩覆者大半　詔以淮南節度使司徒兼侍中韓魏公爲河北巡撫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公既至愛民如愛子治民如治家去其疾忘巳之疾閔

其勞忘己之勞口口居者以安流者以遺飢者以充乏
者以足羣心旣和歲則屢豐在魏五年徙判相州魏人
涕泣遮止數日乃得去魏人思公而不得見相與立祠
於熙寧禪院塑公像而事之後二年公薨於相州魏人
聞之爭奔走哭祠下雲合而雷動連日乃稍息自是每
逢公生及違世之日皆來致祠及作佛事未嘗少懈噫
公之德及一方功施一時者魏人固知之矣至於德及
海內功施後世者亦嘗知之乎公爲口相十年當
仁宗之末 英宗之初 朝廷多故公臨大節處
危疑苟利 國家知無不爲若湍水之赴探壑無所

疑□□諫曰公所爲如是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殆非明哲之所尙也公歎曰此何言也凡爲人臣□盡心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其忠勇如此故□光□　三后大濟艱難使中外之人哺啜嬉遊自若曾無驚覗傾聽竊語之警坐置天下於太平公之力也嗚呼公與狄梁公皆有惠政於魏故魏人祠之然其爲遠近所尊慕年時雖遠而不毁非有大功於　社稷爲神祇所相祐能如是乎然梁公之功顯天下皆知之魏公之功隱天下或未能盡

知也然則魏公不又賢乎宜其與梁公之祠並立於魏
享祀無窮也公薨後九年魏人以狀抵西京俾光爲記
將刻於石竊惟梁公二碑乃李邕馮宿之文光實何人
敢不自量顧魏人之□□□□又欲以其所未知者
諭之故不敢辭時元豐七年六月丙戌涑水司馬光記
安武軍節度冀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冀州諸
軍事冀州刺史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
總管兼知太原軍府事及管內勸農使上柱國廣陵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百戶食實封□□□戶下闕
資政殿大學士右光祿大夫知揚州軍州事兼管內

勸農使充淮南東路兵馬鈐轄上柱國馮翊郡開國

公 下闕

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公

事兼內勸農使充大名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

護軍河東 下闕

碑下半漫滅缺書人名以字體知爲蔡襄筆也琦廟

在晝錦坊 中州金石記

按碑載溫公集以石本校之民或爲之生祠集本

無民字皆發於人心之去思集本無心字公旣至

集本無至字及作佛事集本無及字盡心力以事

君集本無心字餘缺字皆如原缺以溫公集世皆
知之不必補贅也魏公宋史本傳云在魏都人爲
立生祠卽指此事然碑旣立於大名不稔何以重
刻此文於晝錦堂之陰初疑前明人摹勒爲之及
攷韓魏王新廟碑元高書訓所撰也已云歐陽司
馬二公之記蔡端明之字光燄萬丈照映千古云
云是溫公文在元時已置此矣河朔訪古記韓魏
王廟庭西晝錦堂記碑一通至元間再摹而刻蓋
魏都生祠碑轉摹於此石之陰當以此時也碑後
題銜凡三皆殘缺有馬步軍都總管銜嘉泰會稽

志國初節度使領馬步軍都步署英宗即位避御
名改稱都總管其後守臣兼一路安撫使者皆帶
馬步軍都總管此二題銜在元豐七年正以避諱
不稱都步署至所帶銜亦由大名河東各爲一路
故蒞安撫使者循之安陽縣志

栗子山題名

石高廣皆二尺六寸八行
行八字在偃師縣永慶寺

楊世長李希呂昭口邢穀馮建康宣趙洗侯威劉亨崔
邁藺青徐京馮規同修奉　神宗皇帝山陵轄兵
栗子山般運石段常由是邑元豐八年七月既望謹題

記歲月　　霍希範刻

億按修奉神宗山陵諸臣題名自楊世長而下凡十三人官爵史無可考蓋皆小臣奉使者故不具書也

偃師金石錄

按神宗以元豐八年三月戊戌崩十月乙酉葬於永裕陵故修陵在七月也然神宗廟號以九月戊戌加上此當七月已見於題記殆上謚冊在九月而廟號蚤定中外皆知故得先書於石耶神宗陵在九山東北麓九山今名白雲山在鞏縣西南七十里粟子山者攷偃師縣志有委粟傾在縣西南

五十里舊志云宋修陵採石委聚於此故名皆即

謂此粟子山耶詳見後卷宣仁后山陵採石記

惠明寺舍利塔銘

碑高九尺四寸五分廣四尺六寸共二十四行行六十二字正書在太原府

太原故城惠明寺舍利塔碑銘

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兼馬

步軍都總管兼知太原軍府事及管內勸農使護軍

東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呂惠卿撰并書

朝請郎權發遣河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

提舉河渠公事上護軍賜緋魚袋借紫范子諒篆額

太平興國四年春　太宗皇帝征劉繼元於河東夏五
月癸未繼元降　詔壞故城遷□民於新邑而惠明寺
實創於隋仁壽之初而其塔則佛書以為阿育王所造
舍利塔八萬四千之一也既壞而光見　詔為之復建
咸平二年三月壬戌大震電風寺塔災六年冬　朝廷
遣内侍王守眞等發諸州兵一千三百人修之景德三
年七月塔成累甓九級其崇一百五十有八尺　詔以
汾州僧啓璘主寺事賜金書隨求九軸歲度僧五人大
中祥符二年　詔廣堂廡五十有四間以東封泰山所
得芝草十有一本賜之自塔復建至今元豐八年凡八

十有一年矣而惠卿使河東實兼領太原軍府事寺僧
惠素以碑刻未立口文以紀之惠卿嘗觀自有書契以
來聖人之得志行乎中國者其聲教所暨不過文軌之
所同而已則其在下而傳其道以服乎天下者從可知
也至西方有佛口者出則非嘗得志而行乎中國又非
傳其道以服乎天下者也而浮行之所通聞見之所接
雖殊言異聞莫不爲之累譯以習其書雖易服變貌莫
不爲之設祠以禮其像非特若是也幽至於山岳之祇
靈深至於江海之龍怪凡有情狀者亦莫不口聞欽嚮
此固多見博識之士所其知者也夫豈以爵位利勢名

聲諷說口使之然哉彼以典教則口行存止此以神化
故其運無方也以是觀之則所謂阿育王役鬼神以佛
舍利爲八萬口千寶塔其在中國者一十而惠明居其
一亦奚足異哉惠明之建縣始於隋之仁壽而舍利子
之至中國則不知自何代更若干年也然自隋歷五代
以至　我有宋凡四百餘口口口雖時變代易人口天
災而舍利之神異終不口口口口故既壞而復興已楚而
復建則佛之在相者尚或如此則其法身非稍金剛不
壞者宜如何也竊惟　我太祖皇帝以天授人與既來
四方矣而劉氏獨阻太口當是時舉天下之力以定一

國宜無不克者而承鈞以漢祀爲辭則終其身爲之不
加兵至于繼元迷不知變　我太宗皇帝親討不享城
雖垂拔猶且力拒□爲□知師以開其降遂脫一國之
民死則　我一祖　一宗之至德深仁亦曠古之所罕
見者也□　我有宋國祚之長遠雖與佛日照臨於無
窮豈不宜哉惠卿□□平日嘗以佛書洗其心因得造
華藏之眞遊觀金光之妙相則於其教像宜所稱讚以
開未悟而酬大恩而又□□□□□綏斯民　當使之知
我有□□□□□生之造不翅如天地父母則欣戴
樂推雖歷千萬世而不斁者故其知也故因惠素之請

樂爲之敘其本末而以詩口之其辭曰

大道微妙含虛空　其大無旁小無中　西方有聖維

大雄　其性如是相亦充　聲教并特文軌同　幽顯

瓌譎逮天龍　金身未滅本非終　舍利傳布流無窮

阿育寶塔非世工　八萬四千口穹隆　世間之智

育育聾　誰知此相與理融　惠明隋室初建崇　舍

利來至知何從　歷唐五季時口口　逢辰泰定此亦

通　問誰相繼揚眞風　惟　我有宋　祖與　宗

太原形勢控胡戎　唐俗猶在其邑豐　承鈞哀祈全

故封　稽首度外開涵容　繼元推守迭不恭　矜悅

屠戮虎臨衝　瑞光□□□□□□　既還復立茲以為

佛日發汝多生蒙　君天賜汝再造功　悲慈憫仁

均□□　嗟汝勿□□□□忠

元豐八年八月初一日建　太原□既摸刻

按此碑撰者呂惠卿宋史姦臣傳惠卿累以資政殿學士知延州丁母憂元豐元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府將使仍鎮鄜延坐斥知單州明年復知太原此碑立于元豐八年是復知太原時也惠卿小人文與字皆不足存今錄于此者亦楚檮杌垂誡之義耳